

江西党史资料



中央苏区风云录

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
中共赣州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

中央苏区风云录

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
中共赣州地委党史工作办公室

中央苏区风云录

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

中共赣州地委党史工作办公室

江西省修水县印刷厂印刷

787×1092 32开本 11印张 字数24千字

印 数 1—1500本

定 价：4.10元

编出字第01—094号

谨 献 给

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六十周年

纪 念

编者的话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村隆重召开。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由劳苦工农大众掌握政权的工农民主政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庄严宣告成立了！

为了建立和保卫庄严神圣的赤色中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陈毅等同志，领导红军和赣西南、闽西的广大劳苦大众，进行了长期的艰苦的浴血奋斗。数不清的共产党员、红军战士和千千万万的工农大众，为之血洒热土，英勇献身。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他们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和英勇壮举，谱写了一首首波澜壮阔的斗争史诗，构筑了一幅幅光耀后世的壮丽画卷。这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和历史遗产。它既催人奋进，又教人深思。

为发掘中华民族的这一宝贵的精神财富和历史遗产，赣西南和闽西的广大党史、革命史工作者，长期以来做了大量的工作。其中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拜访曾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作和战斗过的老同志。在访问过程中，他们作了大量的笔录，并在此基础上整理出了许多访问记录。与此同时，许多曾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战斗过的老同志，也认真、热忱地撰写了许多回忆文章，记述这一难以忘怀的斗争史实。

今年是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六十周年，同时又值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为

了纪念这两个光辉的日子，缅怀革命前辈英勇的斗争事迹，
赣州地区纪念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
中央政府成立六十周年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决定将一部分
老同志撰写的回忆文章和党史、革命史工作者整理的访问笔
录，汇集成书，定书名为《中央苏区风云录》，内部出版发行。

本书共收录老同志的回忆文章和访问笔录79篇，其中绝
大部分为首次整理发表。书中的文章大体按历史和逻辑相结
合的原则进行编排，即书中开头部分为综合性的反映赣西南、
闽西早期革命斗争的回忆录；中间部分为反映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军事斗争、土地革命、经济、卫生、教育、文化建设的内
容；最后部分为反映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

党领导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斗争风急云骤，错综复杂，色
彩斑斓。本书所录文章，只是从一些不同的侧面，反映中央
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历程。然而透过本书，人们同样可以窥见
中央革命根据地斗争的历史轨迹，领略老一辈革命家为赤色
中华而奋斗的风采，从中吸取丰富的政治营养。

本书由中共赣州地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组织力量编辑。参
加编辑工作的有：孙家犹、凌步机、蔡坚、黄健民、陈志毅、邹鸿
光、谢镇祥；责任编辑凌步机、孟晓敏；责任审稿赵敏、孙家犹。

本书编辑过程中，得到许多曾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作过
的老同志的热情支持。福建长汀、上杭、龙岩和江西吉水、
永丰及赣州地区各县党史办、博物馆为编辑本书提供了稿件。
在此一并致谢。

编 者

1991年6月10日

目 录

江西革命斗争历史中的几个问题	陈 毅	(1 ³)
崇义初期革命斗争的回忆	邓子恢	(10 ³)
赣南忆旧		
——回忆八一起义部队在赣南整训和		
红四军游击赣南闽西	杨至城	(16)
毛泽东在寻乌调查的日子里	陈昌奉	(20 ³)
毛泽东从寻乌到长汀	邱发贵	(23 ³)
忆安于会赣四县边界特区委	徐复祖	(27)
有关五县边界特区委的情况	刘诗艾	(35)
赣南西河地区的革命斗争	朱 明	(38)
赣南地方武装十六纵队的建立	胡嘉宾	(46)
痛歼顽匪赖世琮	谢景山	(49)
桥头战斗	朱学优	(53)
十二军在横扫七百里的日子里	严跃阶	(55)
中央后方保管处的保卫战	张春侔	(59)
草苔岗战斗接收俘虏的一日	邓寿峰	(61)
有关红军独立第三师的情况	钟良培	(65)
赣南红军独立第六师和国家政治保卫局		
保卫大队在于都活动的一些情况	朱志良	(67)
忆湘赣独立十二师	壮家贤	(71)
回忆红二十一军历史片断	童国贵	(74)

红军二十三军的建立	贺敏学	(77)
三分区东留战斗	钟亚庆	(78)
在红二十二师的日子里	刘道生	(80)
红七军在崇义的活动	黄志勇	(83)
攻打上宝土围	于都县老同志集体回忆	(85)
忆爆破赣州城墙的战斗	姜茂生	(87)
江西军区总指挥部在兴国		
	谢帮全 谢德谋 谢文伟	(97)
我在陈毅身边当公务员	罗维道	(99)
在江西军区工作断忆	叶成发	(103)
回忆无线电通讯队	曹丹辉	(105)
军委工兵营的组建	李锡周	(111)
正确的抉择	陈正湘	(113)
滇军三十四旅六十八团兵运工作回忆	彭加伦	(124)
宁都起义的回忆	郭如岳	(135)
宁都起义片断	鲁瑞林	(141)
红五军团成立前后	王福堂	(148)
红军党的生活和政治工作片断	钟生盛	(156)
瑞金的三次分田	谢振权等	(162)
中央苏区查田运动的试点工作	阮璧芳	(166)
春耕运动在瑞金	杨世珠	(168)
瑞金苏区的查田运动	杨世珠	(171)
我与古柏在会昌	曾碧漪	(174)
回忆会寻安中心县委和粤赣军区的		
一些情况	刘质彬	(176)
苏区的经济工作	钱之光	(178)

中央苏区北部十一县经济建设大会与国民经	
济部工作的回忆	吴亮平 (181)
忆中央苏区红军兵工厂	马文 (186)
陈云同志视察中央苏区红军兵工厂	马文 (197)
红四军在长汀赶制军服情况	范树德 (203)
中央苏区红军的军服生产	刘华春 (204)
中央军委被服总厂的一些情况	殷承祯 (208)
福建军区被服厂的建立与发展	刘凯夫 (210)
红军第二被服厂	彭仰韶 (215)
回忆红军被服厂	罗子才 (217)
红军中央供给部被服厂	赖裕光 (218)
回忆红军第三被服厂	彭文显 (219)
中央印刷厂	朱先林 钟明星 (220)
军委后方办事处在于都桥头	曾先基 (224)
中国工农红军军医学校	欧阳竟 (225)
红军的卫生防疫工作	刘良栋 (227)
红军第五、第七后方野战医院	钟同寅 宋元仁 (233)
会昌山红军医院	古新兆 (237)
江西军区“兰衫团”	彭生相 (239)
苏区胜利县、于都县“兰衫团”	
	邹蒸洪 丁洪秀 刘冬福 (241)
《铁拳报》的创办	彭寿生 (246)
苏区教育工作的点滴情况	石中球 (249)
设在龙岩的中国红军军官学校	张华南 (253)
公略学校散记	王凯 (257)
回忆在彭杨学校的生活	黄鹤显 (259)

- 中国工农红军学校 谢桂山 曾步群 杨世岱 (266)
忆中央苏区党校 李宽和 (270)
闽西苏区的邮务 许良泽 (274)
中央苏区龙冈县的建立及其活动 罗国卓 (278)
忆西方军红二十三师 孙玉堂 (285)
战斗在筠门岭
——回忆五次反“围剿”中的会昌保卫战 帅 荣 (287)
硝烟漫卷 威慑敌胆
——高虎脑战斗断忆 谢振华 (294)
第五次反“围剿”阵地战
——保护山战斗 邓克明 (306)
红五军团长征前的最后一战 谢 良 (316)
在红八军团的日子里 黄华炳 (319)
峥嵘岁月稠
——忆红二十二师长征离开
赣南苏区 彭寿生 (326)
中共赣粤边特委的成立 杨尚奎 (334)
曾山在吉水脱险 郭烈沈 (337)

江西革命斗争历史中的几个问题*

陈毅

(一)

关于红四军游击赣南问题，这是在1928年冬的事。1928年冬（按：新历是1929年1月）朱毛红军离开井冈山，经过上犹、崇义、大余到广东的南雄，又经三南（龙南、全南、定南）会昌、寻乌、瑞金、宁都等地，到兴国、永丰、吉安边界的东固和二、四团会师。以后敌人进攻，就走乐安、宁都、广昌、石城，又到瑞金，打下了汀州，又倒回到江西来。红军行军的路线大致是这样。1929年12月，开古田会议。以后，朱总司令先带一部分队伍回江西，毛主席后一步来，在宁都会师。以后又到兴国、乐安、荷田、富田，开了“二七”会议，成立了六军，又到兴国去赣南。在赣南走了10个城，又回到汀州。以后蒋冯大战开始了，江西大根据地逐渐形成。红军二次打长沙，回来拿下吉安。冬，又退出吉安。1930年10月成立省苏维埃政府，以后是反国民党第一、二、三次围攻。1932年整个一年，敌人没有大的进攻。

“二七”会议，我没有参加，朱总司令也没有参加。那时我们留守在荷田。毛主席带领了一个代表团代表前委去参

* 这是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的同志1981年访问陈毅同志的记录整理稿，未经本人审阅，亦未公开发表过。收入本书时，编者对个别地方的文字作了校订。

加的。“二七”会议以后编了个第六军，我被调去当政委。

那时红军到的地方很广，包括现在赣南的17县，吉安的许多县，还有南丰、南城、宜黄、乐安和福建的建宁、太宁等。你们问到当时红军游击赣南时撒下了一些什么革命种子，建立了一些什么地方党的组织，不是撒下革命种子的问题。如果说撒下革命种子，那就是当时纪律很好，给群众影响很好。地方党的组织并不是红四军去建立的。革命种子是大革命时期留下的，各个地方的党组织，也是那时的江西省委建立的。北伐战争在江西留下了很深的影响——赣西南的影响最大。当然，影响最大的是湖南省。而红军正是利用了这种影响。罗贵波、赖传珠等同志就是受到那种影响在北伐时期入党的，以后再和红四军结合起来了。至于各地党的组织的大规模的建立，那是建立根据地以后的事情，是从上而下建立的。这点和其他根据地是一样的。特别是“二七”会议以后，党的组织才较快地发展起来。

所以，江西革命根据地的开辟，有两个因素：一个是红军的力量，一个是大革命时期留下的种子，有地下党。本来1927年以后江西也很反动，反动派杀了我们很多同志，有的同志逃走了。尽管这样，还是留下了一些种子。这点与湖南不同。湖南是斩尽杀绝的，因为湖南经历过一个盲动主义时期，反动派对我们是斩尽杀绝的，杀得最干净，否则只有自首，而自首了的就不能和我们见面。江西则不同。江西留下了一些人，如陈奇涵、肖华等同志，都还站得住脚，而且有的是头面人物。

红四军到大余时，和敌人打了一仗，没有打好。当时红军人生地不熟，常常找不到向导，真是有些寂寞之感。后来白军紧紧追趕，地方土豪劣绅的武装又很强，一走错路便有

全军覆没的危险。在平田烟，就因为找的向导把路带错了，遇到了敌人，以致吃了点亏。到南雄时，弄得我们狼狈得很。当时一般群众不太愿意给我们带路，我们也不敢随便找人当向导。我们找的人，是曾经和北伐有点关系的。这些人愿意给我们带路，而且比较可靠。在三南时，我们找到一个带路的人，是党员，信丰人。他是信丰暴动后逃出来的，在龙南地主家里教书。他听到我们来了，便主动地找来，说他是党员，愿意给我们带路，在苦于没有向导的时候，我们也就拿着黄牛当马骑，叫他带。当时我们比较怕的是广东军。他告诉我们从这里到寻乌一带，都没有反动派的军队，并且告诉我们，寻乌有地下党员。这个人很活动，沿途作工作。他是赣南人，说话群众都懂，他沿途宣传说，我们是红军，是经过这里的，不动你们，你们也别动我们，“河水不犯井水”。有一次我们在宿营，他探得后面20里就有敌军，我们连夜就走。这个人就是黄达，给我们带路很得力，后来在主力红军退出中央苏区后竟叛变了。在寻乌，我们见着了古柏。他也是逃出来的。县里反动派要捉他。以后直到东固和二、四团会师后，耳目才灵动了。由此可见，当时建立苏区的地方，都是大革命有基础的地方。上海、北京的学生在外面呆不住，就回到家里来，搞一点农民工作，红军一到就结合起来了。所以根据地在南方很发达，北方虽然有秘密工作，但是没有红军，所以没有根据地。这两个因素，主要的还是红军。所谓星火燎原，火就是红军，燎原是群众，风助火，火助风，但引子还是红军。

江西革命根据地的建立，除了以上这些因素以外，还有一个领导上选择的问题。当时选择井冈山为根据地的，是毛

主席，而不是当时的中央。井冈山处在几省交界的地方，包括江西、湖南各若干县，群众、地形条件都很好，山高皇帝远。在这里可以发动群众，训练干部，取得武装割据和根据地工作的经验。所以罗霄山脉中段根据地的建立，除了各种客观原因以外，领导上的选择，这是一个主观上的因素。事实上，那时上海党的中央并不是同意这样作的。

自井冈山根据地开辟以后，发展的方向主要是向江西，而不是向湖南发展，是向东向北发展，而不是向西。因为湖南方面的敌人比较强，而江西则没有本省的军阀，外省军阀与地方又有矛盾。所以我们就利用这点，避强就弱。以后井冈山站不住脚了，便向东发展，选择赣江以东建立革命根据地，这是一个很好的根据地。以后我们转来转去，总是不肯离开这块地方，经之营之，惨淡经营，把根据地搞起来。以后在这里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四次围攻。第五次反围攻，由于“左”倾路线的错误而失败了，我们被迫退出了这个根据地，如果没有“左”倾路线的错误，很可能在这里最后发展到全国的胜利。

根据地工作有两个倾向，一个是只打游击，不坐下来搞政权，这便会造成流寇主义，很危险。光打游击确实很轻松，有吃有穿，而搞根据地则很苦。另一个倾向是保守主义，死死地守在根据地里，军事上和敌人硬拼。

当时赣西南以兴国、吉安、东固党的组织比较强大，寻乌、信丰、闽西党的组织也很起作用，兴国有陈奇涵同志，东固是曾山同志。江西省的两次党代表大会，我记不太清楚了，反正是执行中央局的路线，省委自己没有什么独立的政策。你们说陈正人同志任省委书记时开了一次党代表大会，

我记不起了，但李富春同志当省委书记时所开的一次党代表大会，我是知道的。

(二)

关于几次“左”倾路线的问题，你们可以看“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毛泽东选集》也讲到了，而且讲得很好。

第一次“左”倾路线，是瞿秋白时候的。江西还没有什么，不怎样“左”，所以江西的损失也比较小些。

第二次“左”倾路线是李立三时候的。江西也没有怎样贯彻执行。

关于第三次“左”倾路线，“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讲得很清楚，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都有很多错误。例如在经济上消灭富农，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肃反时党内不信任，逼供信，扩大化，不相信知识分子。杀A B团有许多人是冤枉杀了的。当时有些人动摇是真的，也可能有个别的A B团。解放以后邵式平同志和我谈到如何处理被当作A B团错杀了的同志的问题，我说不要说什么A B团了，都算作革命家属算了。这些人我都很熟，我代表前委和他们接过头。这是肃反上很惨痛的教训。主力红军长征以后，江西老百姓说，共产党、红军在这里样样都好，就是肃反搞得不好。当然，少数反革命分子还是有的。

关于中央苏区的错误。毛主席在抗日战争时期写过一个电报，指出苏区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政权上、知识分子问题上、利用军阀矛盾上……曾经有十个错误，你们党

史作结论就应该根据这些。抗日战争时期就是针对这十个问题接受了经验教训。没有中央苏区时期这段的好坏经验，抗日战争就不能取得胜利。百团大战后，我们很困难，但是我们坚持下去了。皖南事变后，我们也作了很多统一战线的工作，这都是接受了过去的经验教训。

关于苏区武装问题。提起来中国军队的发展很有趣味，有三种形式，即主力部队、地方武装和赤卫队。苏区末期还有模范队——事实上是半脱离生产的，和反动派的武装是兵对兵，将对将。我们的主力部队对付敌人的主力部队，地方武装对付靖卫团，模范队守边界。主力部队最强，但是需要地方武装的掩护，地方部队也要出发打仗，就由赤卫队掩护。

(三)

长征前夕，中央对江西的布置，只能根据印象谈谈。中央是有布置的。当时只剩下宁、瑞、长、于、会等5个县城了，于是决定长征，组织中央局，项英是书记、司令员兼政委，全权在握，是政治领导中心。陈谭秋是组织部长，汪金祥是保卫局长（赣东北派来的），贺昌是中央军区司令部的政治部主任，我是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做政府工作。我当时带了花不能走，又因为在这里搞了七、八年地方工作，所以被留下来作政府工作。名义上中央局负责指挥赣东北、湘赣、湘鄂赣、闽西、闽赣……等地，实际上只和方志敏通了一次电，其他地方都联系不上，只能指挥原中央苏区这块地方。曾山同志负责领导江西省工作，毛泽覃同志领导闽赣省工作。

当时组织布置是有的，最大的错误是没有政治布置。当时中共中央博古等这些人，对中央苏区局势的看法是悲观的，认为会完蛋，因此为了所谓军事上的保密，便不作动员，连党内也没有作动员，所以红军长征是没有交代就走的。走了以后才动员，而且中央事前交代说要等红军过了河，过了大余，到了白区，才能宣布红军退出的消息。所以以后就来不及了。一动员敌人就进来了，形势于是急转直下，本来事前先应该作些准备工作，结果都来不及作。

当时还有5个县城，几十个县委。如果派一批老苏区干部去加强领导，还可以坚持游击战争的。后来我们在油山能够打游击，为什么别地就不能打游击？当时没有告诉留下来的人上山去，结果大家还象过去在苏区时代那样一套作法，征兵、征粮、打土豪。

到最后一批人离开时，博古、恩来先后到医院里来看过我，问我对留下来有什么意见。我对博古说，你们要走，不说我也知道。但为什么不先告诉我呢？所以退出中央苏区是逃跑主义，丢了就走。如果说为了军事上的保密，在苏区内动员并不会泄密，因为苏区内部还是比较纯洁可靠的，而且即使我们不说，敌人也知道的。那时东南北3面都不能走，要走只能向西走。

其次是项英同志要负责。……他估计红军一过江就会打大城市，会在湖南搞一个大苏区，作了这个打算，所以一切工作不是为了转入游击战争，还是象苏区时代那样大规模的干，大编队伍——编独立师，征兵，大摆摊子。那时，我们在苏区有很多家底，项英都要带着走，不肯丢，象一个事务长。我说，对野战军（主力红军）不能指望了，我估计有赣